

狮語专访 | 张健君：遥望穹空，对话永恒（2023）

来源：狮語画廊

沈奇岚博士：这次展览其实呈现的时间跨度是很大的，其中有一个作品是1982年的《永恒的对话》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曾经在童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星空下的顿悟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

张健君：对，小的时候在夏天乘凉，那时候上海的灯光没有那么炫耀，所以还能看到很多星星。那时候非常神奇地感觉星空就是一块蓝色的幕布、平面，上面很多亮的点是一个一个眨眨巴巴的眼睛在闪动，就很平面的感觉。

但是突然我被告知，我看到的是过去，我脑子就坏掉了，所以那种印象特别深。然后我知道了我看到的那些星星、星座、星空，是在一个遥远的，超越我们人类可认知的任何可能性中。这样的空间距离感，一下子就由平面的到立体的，是一个平面的点一下子进入纵深的时间中，让我没有办法接受、跨越或掌握的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很震撼很有意思，其实早期的这样一个视觉经验影响了我整整几十年的艺术创作。


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拓永恒的对话（系列）》 Rubbing Eternal Dialog (series), 2022 丙烯，水墨，石，砂，棉纸，纸浆，画布 Acrylic, ink, stone, sand, paper, papier mache on canvas 51 x 122 x 3.5cm

沈奇岚博士：你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就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。

张健君：对，因为其实再往后成长的过程中，在大学毕业期间，我又去了永乐宫、龙门石窟、敦煌。其实在这三个中国道、佛教圣地的那些经历对我很重要，我在那边每个地方都驻留了一个月，在那边做作品研究。再回到上海以后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我去回看了中国传统文

化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传统文化，尽管是出生在上海，但是那时候文革结束以后，大量的西方文学、哲学、音乐涌入，回到上海以后，我就开始去找老子、庄子，包括印度的《奥义书》、佛教、禅。我觉得那种综合式、跨越式的对话、对冲，就像我看到的平面的星空突然成为了一个纵深的星空，那种综合的冲击、撞击也是我作品中一个很大的元素。我并不局限于油画、水墨或者雕塑，其实不同视角的文化观也是我的材料之一。



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

沈奇岚博士：我感受到在你的作品当中，其实是呈现了某种永恒的时空观，而这个时空观是从星空下的动力开始的。

张健君：对，是这样。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，我就创作了《永恒的对话》，用了自然物质，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用了石、沙，在画布上制作成了一个很原始的、永固的、远古的痕迹。然后我用油画颜料画了两个符号，很多人说是太阳或是月亮，有些人说阴和阳，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宇宙观，恰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东方的思维方式。


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永恒的对话 #2》Eternal Dialog #2, 198274 x 99.5 x 3cm 石, 砂, 油彩, 亚麻布 Oil paint, stone, sand on linen

沈奇岚博士：谈到东方的思维方式，还有一种东方的创作方式，像这次展览当中我们聚焦了拓印这个动作——“To Rub”，你是如何开始用“拓”这个动作去获取你要做的艺术实践的呢？

张健君：我最早接触“拓”是在技术层面上。其实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也去到访过一些古迹、一些石碑，包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也有拓印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一个文化技术，它是作为技术层面在呈现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其实“拓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，我没有用墨，我是用水代替墨去拓，其实这就产生了一个过程——一个消逝的过程。我觉得回到我早期看到的人的局限性：人在自然中应该是非常微小的，所以那种对大自然的谦卑通过“拓”被表现出来，或者说这就是一个过程。其实“过程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。

自然是一个整体，但是始终在演化变化中。所以我就用了水，比方说我做《拓太阳》那件作品，用水去拓火，水随着时间消失，然后第二天在我们人的记忆中，太阳还会升起，如果我们人的愿望能参与，还能在自然中留下那么一点微小的痕迹。所以在这些拓印的作品中，我还是想产生一个最终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并不是完整的某一个局部，而是整个过程。


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拓太阳#1》Rubbing Sun Part #1, 2011 水, 宣纸, 太阳, 人的参与, 时间 water, rice paper, sun, time, performance 美国洛杉矶威尼斯海滩 Venice Beach, California, USA

沈奇岚博士：然后你还拓了星座。

张健君：拓星座那就更大一些，因为其实拓星座还是一种人类的期望和梦境。因为有时候在天上，月亮就像一块石头挂在蓝色的屏幕上，有一个灯光在那边。再往后一点，比方说金星更遥远一些，但是这都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期望吧。我们有很多神话故事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伴随着我们人类的一种愿望，你无法超越的愿望。所以我觉得是用诗意的方式去和这些无法到达的愿望形成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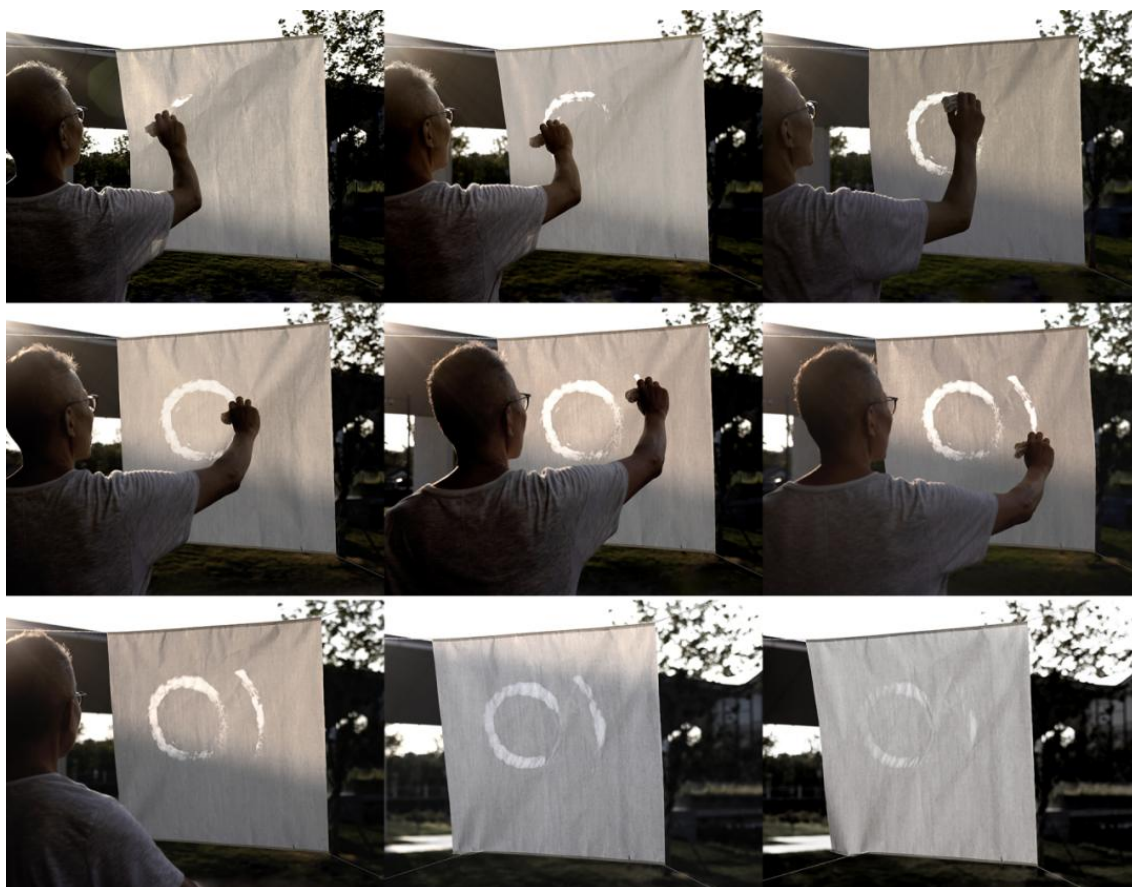


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

沈奇岚博士：那《拓心迹》这个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？

张健君：《拓心迹》这件作品也是今年做的，我 1983 年的时候在上海复旦大学参与了一个展览《83 阶段绘画实验展》。当时展览的请柬上要求每个艺术家写一段文字，一个宣言，但是我就画了一个符号：一个圆加一个弧形。当时有很多人说这是太阳和月亮，或者是过程，但其实我还是用了很多非语言的东西。特别是艺术形式，有时候是并不是语言能够完全阐释的，它给了一个更多的思维的空间，这是我 1983 年年轻时候的一个视角，一个观念。

但是艺术在发展 40 年以后，我今年又想回顾我自己，我想把当年这个符号用一个“拓”的方式表现，就像《拓太阳》的方式去拓印。当然就像太阳下山、水迹消失，我这个符号也一样会消失，也会在一个过程中消失。但如果我愿意，我还能回去，还能再去重复，能再回去对话一次。其实我觉得人在生活中也好，在创作中，成长中，他始终在一个循环中。


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拓心迹》Rubbing My Mind, 2023水, 纸, 时间, 人的参与 Water, rice paper, participants, time 上海余德耀美术馆 Yuz Museum, Shanghai, China

沈奇岚博士：说到时间，这次你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影像作品，叫《时间的波浪》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

张健君：对，这其实也是受到了你的刺激和挑战，非常好，当时我就说我非常享受这种挑战。我是想把这些和拓有关的作品，从1981年一直到2023年的拓印作品综合在一起。但是其中也延续了这40年中我对时间、物质的一些看法和我表达的方式，让它像泥石流那样穿插在一起，在流动。因为整个时间的波涛，不管是直线还是循环、循环，它始终在流动中。我还是想通过这件作品，把我个人这几十年的一些创作的方式和视角俯视一下。



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

沈奇岚博士：你对这一次的展览《梦与叶》有什么样的期待？

张健君：我觉得《梦与叶》这个归纳和聚焦非常有意思，它又神秘，又有想象力，又有具象和抽象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对话和互动，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。

沈奇岚博士：这次我们是一个对话展，你和芭芭拉的对话展。我很好奇在你们相处的这些年当中，这种对话是如何在艺术方面进行的？以及在这次展览当中，你觉得对话是在什么层面上进行的？

张健君：我觉得因为我和芭芭拉也合作过，那么多年来我们也合作过作品，但是更多的是独自的做作品。但是其实对话已经是没有刻意的感觉了，可能很淡很淡，平时的积累或者是意会，或者是某种意识上、意念上、文化方式上的相似性和不同性，其实我觉得对话是两种方式。当然首先我是中国人，然后我去了西方，在美国很久；她作为一个西方人，她又来了中国很久。所以这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是很微小的，我都没觉得是一个对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对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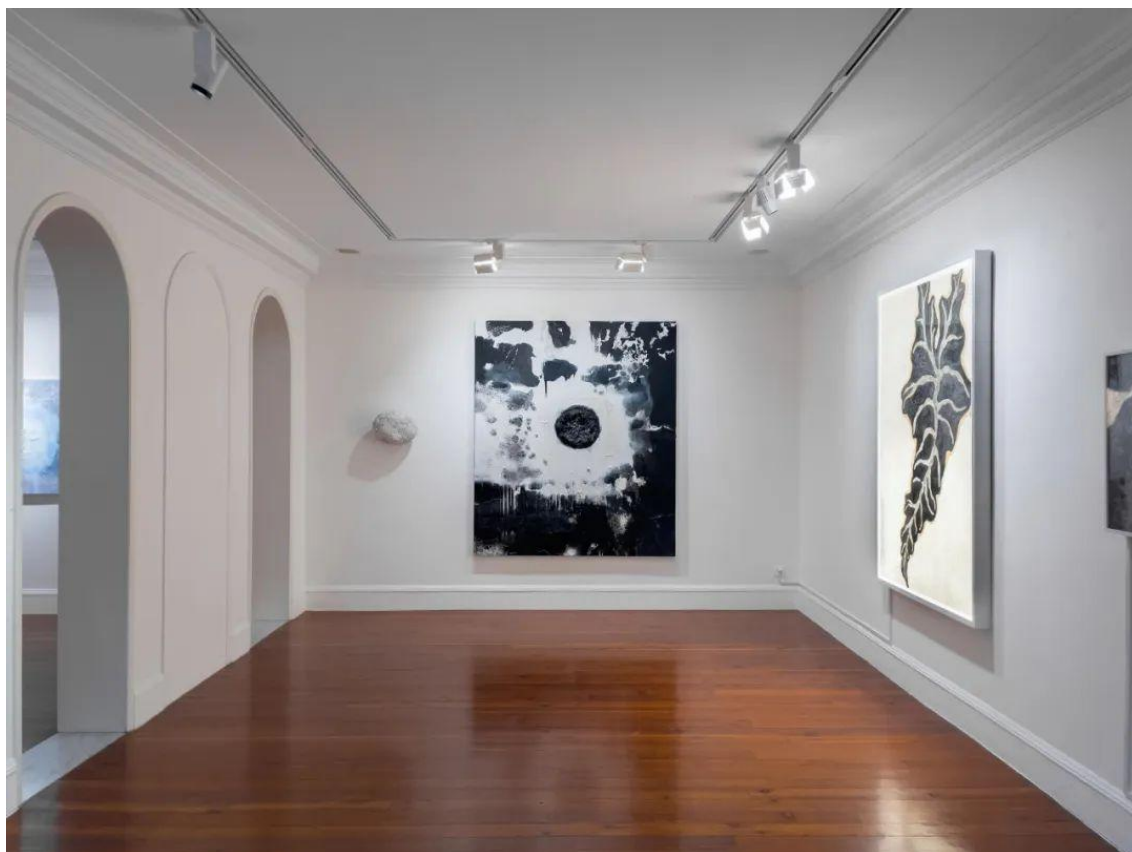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“拓白色空间星座”系列（1）》 Rubbing Planet in White Space series (1) 2023 丙烯，棉纸，砂石，画布 Acrylic, rice paper, sand on canvas 120 x 100 x 1cm

沈奇岚博士：你怎么看芭芭拉的“叶子”？

张健君：很神秘、很具象，但又是飘在天空中的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和我的作品也有一种相似性，似乎是很具象的问题，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，就是宏大和微小之间的瞬间的跨越。

沈奇岚博士：我也很好奇，之前您身上一直有个水墨的标签，那现在您如何理解水墨？我觉得现在你主要创作的方式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水墨的思维。

张健君：水墨的方式是别人强加给我的吧，我不否定它我也不去肯定它。其实作为艺术家，我从来不会让一个材料限制我，我其实学的是油画。水墨是和中国文化避不开的，而且我也特别有兴趣，因为水墨中有水的成分，水并不是说去掺和着墨，而是水在消逝、在淡化。



展览现场 Installation View

我还在纽约得过两届雕塑装置艺术家奖，在纽约大学还教过摄影，其实材料对我来说只是材料，怎么可能把我限制住。有些人会觉得或者提到我是水墨艺术家，可能是因为我的有些作品是在水墨的范畴内被规范去展览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我觉得对于艺术家而言，材料仅仅是材料。其实不光是我吧，你比方说马塞尔·杜尚他也有这样的气场，材料对他不是限制，他的观念在里边，他可以把很多材料点石成金的。

沈奇岚博士：因为很多你的创作都很超脱，是很脱离现实的一个形而上的创作，所以观众们会关注你是不是个先人一样的存在，还是说你也会关心社会，你会介入社会？

张健君：我肯定是生活在社会中，我也一日三餐。但是这两者之间我觉得不矛盾，所以始终在我的作品中出现平衡的瞬间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是我的呼吸方式。我有形而上的作品“拓”

系列：《拓太阳》、《拓星座》、《拓雨》……我也有介入社会的作品，或者把人的痕迹参与其中的作品：比方说 97 年在东京做的《足迹》，我做了一个装置——在展厅中做了一个石岛，岛的底层是空的，水和墨缓慢的通过岛循环下去，你走进展厅能闻到淡淡的墨的味道，也能听到流水声，岛的顶部凿了一圈我从世界各地找的男女老少的脚印。



张健君 Zhang Jian-Jun 《足迹》 Footprint, 1997 墨、水、石、细棉布、人的参与、时间 (90 天)、水循环设备 Ink, water, stone, canvas, participants, time(90 days), puump system 56 x 1500 x 1000cm

观众走进展厅，脱了鞋袜，走上岛再走下来，脚印就留在了地面上，慢慢的延伸，我觉得是一种有意思的事。我设想了一个方式，但最后如何完成的我并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比方说脚印，每个人的脚印都是非常独特的，很个人的，而且每个人还有他的文化符号，也许一个丹麦人走过，叠加了一个日本人的脚印，每天始终在延续。如何走我并不知道，但是他的状态是我设立好的，也是三个月的过程，每天的足迹始终在延伸，就像人类交融的状态。

沈奇岚博士：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相信什么？每个人有不同的相信的东西，在你这么多年的艺术创作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，然后勇敢地往前走，你相信的是什么？

张健君：相信真诚。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PwtOaq6tTljY29hCEAKiA>